（一·）承让

承让，即承蒙相让之意。

或因情谊而让，或因时利而让，或因天阴欲雨而让……

候四并不在意因何而让，亦不关心对方是否诚心相让，

反正自打丐帮帮主当上武林盟主后 ，候四总能碰上各路武林名宿，争先相让。

谁叫他是盟主之子呢？

“四公子这路莲花掌，如今已是攻守兼备，收发自如，娘娘是赞不绝口呐！”

“阿弥陀佛，今番蒙侯施主启发，小僧于拳掌之道感悟良多……”

每每听及自己道出承让二字，爹爹便会抚须而笑，与那落败之人好生客套一番。

故而碰上寻常来客，候四倒也不介意与他相互让上一让，

好在事后，多向爹爹讨要些上进钱，挥霍一方。

唯有一人，污衣派的洪庆，候四是万万不愿让的。

“哈哈哈哈！饭都没吃饱，还飞龙在天！飞个屁，你飞得起来么！？”

侯盟主膝下育有四子，

大哥率正道六派，直捣魔宫，与魔宫宫主力战同焚，为整个武林换来三十载和平安定；

二哥北上伐蛮，遭奸佞毒害，临死前只身冲入乱军，竭力打出一十七掌，净空北蛮将部；

老三为承侯家大业，强修降龙神掌，疯癫入魔，迷走南疆，误诛邪教妖蛇，

四子尚为年幼，却是相貌不凡，眉宇间英气最为出众，日后必有作为。

“所以，爹以后肯定也会传我降龙神掌的！洪庆，你给我你等着！”

洪庆啃着面饼，望天感慨，幸好洪家三代单传，只生了他一个。

打来打去，都逃不过“承让”二字，习武便显得相当枯燥了。

候四常于盟主与官员议事之时，取山涧小道，逃往青瓷坊，体会这博戏中的胜败之变。

而洪庆则如影随形，拾起竹杖破碗，备足良言金句，尾随其后。

他们一人输钱，一人讨钱；一人让财，一人让礼，那叫一个不亦乐乎。

“这北蛮消停后，乞丐也作活菩萨啊！哈哈哈！”

青瓷坊主亦十分开心，逐一叮嘱每名赌客切莫生张，细水长流。

可候四没想到，长流的不是水，而是血。

那一日，污衣派的陈长老将一个血淋淋的物事掷于盟主面前，那是青瓷坊主的脑袋。  
“侯盟主，你与四公子，也是时候该给武林正道一个交代了！”

五大门派汇聚丐帮总舵，指斥当今武林盟主与奸臣勾结，借青瓷坊暗通魔宫残党。

各派出示的人证、物证，竟比当年为扫灭魔宫而列举的罪证，还要多。

候四环视周遭六派弟子，心觉这些罪证串起来，太过合理，太过荒唐，

可他却无心求辩真伪，只因他借洪庆之手，头一次看见了完整的降龙十八掌。

“原来……你也一直在让我……”

（二）放屁  
“正是那：为人切莫用欺心，举头三尺有神明。青竹四爪今何在，残鳞空负九重仁！”

荣淳十三年，先皇病逝东都，天后临朝摄政，政风大异于前。

其后风云变化、暗流涌动，大多已借说书人之口，流传民间。

侯家长子大破魔宫、次子怒挫北蛮的英雄事迹，候四也是自茶馆话本里听来的。

可候四没想到，如今，他还能自话本里，打听到自己和爹爹的过往。

“儿子遭朝中邪佞所害，那武林盟主竟还去勾结奸臣。这爹当的……成也降龙，败也降龙啊！”

“只可惜了那四公子，被兽王帮的豹子活生生撕成了好几瓣，最后拼都拼不起来呀！”

候四知道他们所言皆虚，但比起那一日的真实情景，候四还是宁愿活在谎言和虚妄之中。

屠刀枭首，掌裂人颅，血染长阶，毒燎贯日。

以往话本中寥寥数字敷衍而过的情节，于那日，一遍又一遍地借他熟悉之人，不断上演。

候四不敢望向地上的人影，亦不敢望向远处的洪庆，只管玩命狂奔。

他想不明白自己为何而活，也从未知晓他人缘何赴死，

但候四了然，脖子上落一个碗口大的口子，鲜血直喷，一定很疼。

所以，他当日毫不犹豫奔向练武场，奔向了通往青玉坊的山涧小道，

所以，他遇到了那名曾对他莲花掌赞不绝口、与他互相承让的父亲故友。

望着此人躬身行礼，礼节备至，听着后方打杀声，候四恍然想起，此人是娘娘的人。

“魔宫已平，蛮夷服化，如今整片九洲的威胁，便只剩下你们武林中人了……”

原来，物证是精心伪造的，人证是威逼利诱的，

打从一开始，便没有什么魔宫残党，更没有什么奸臣邪佞。

只有正邪难并、妄行天理；只有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侠义恩仇，是你们武人的弱点，不能是朝廷的弱点，更不能是九洲的弱点……”

这些弱点，若不根绝，一旦遭外敌利用，后患无穷。

是以驱鹬啄蚌，以作渔翁；伐阳生阴，还于无极。

候四本欲辩驳，却望着总舵上的燎天火光，无言以对。

随后，那人运起了五十年精纯内功，不再相让，候四使开了莲花掌，竭力求生，

直至洪庆则以一记飞龙在天，凭一双血淋淋的手臂，拼退了对方五步。

“老侯，快走！走啊！！”

一声喝彩，群客咸起，话本说彻，权作散场。

说书先生将润嗓子的茶钱一一拾起，走上前来，问客人听得可还满意。

候四本因连日躲避六派弟子，流浪街头，盘缠耗尽，全然出不起赏钱，

还需听着说书人大骂昔日盟主，心中悲怒交加难抑，不禁脱口而出，全是放屁。

说书先生听罢，怫然不悦，转身离开，可一旁却有人笑了。

那人说，全是放屁，亦是赞辞，放屁就该放全了。

若不放全，便不够臭。屁不够臭，想闻的人，便闻不着了。

那人拄一根青竹杖，吃着面饼，他也姓洪。

“多亏此地屁臭，不然老叫化只怕还等不到你啊……侯四公子……”

（三）公道

“武林既有个‘林’字，自是栖于梧桐、上舞九天者为凤；两足走地、有翅难飞者为禽……”

曾经的侯家，乃是人中龙凤，独行天下，

与之相比，武林六大门派便作了禽，受梧桐庇荫，却欲飞上梧桐的禽。

而这武林中每一片叶子，便化作了登往树顶之途径，前途无量。

此时，若往这树的一侧，插满枝条，梧桐便会不堪其重，轰然倒塌。

最终，压死曾经的龙凤，压断侯家三代单传。

“哈哈哈，降龙神掌……整个武林，不正毁在这一招上面吗？”

候四不服，他说想要报仇，想要讨回公道，他必须学会降龙神掌

可洪老却将青竹杖搁置在地，摇了摇头，说候四想的不是去讨回公道，而是去抢回公道。

“以力服人，以武犯禁，老叫化与他们，岂不一般模样了？”

候四捏紧了拳头，无从辩驳，满目悲戚，蹲坐墙脚，

权被街边游人当做乞丐，掷来一枚铜钱。

铜钱落地，当啷一声，十分悦耳，与那老叫化的满口黄牙，颇为般配。

“抢，用的是拳掌，而讨，用的是这个……”

洪老垫了垫手中的碗，唱起了莲花落。

候四虽是丐帮弟子，却从没当过乞丐，亦没讨过铜钱，但他实在太饿了。

洪老身负绝世讨饭神通，总能自大户人家中，求得珍馐一二，

又总是当着候四之面，大快朵颐，只给候四留下鸡屁股。

所以候四不得不把衣裳弄脏，面庞抹灰，低声学起唱那莲花落，唱予众人听。

“老爷，你……你若饱了，可否将吃食让予我？”

其言发乎于心，现乎于行，乃是五脏庙不堪中空发出的悲鸣。

可人人都有五脏庙，又岂有平白委屈己庙，成全他庙的道理？

所以候四饿极了，轰然跪地，将那男儿膝下的黄金碎作渣滓。

老叫化看在眼中，颇为满意，便即取过侯四手里那枚铜钱，在他昏去前，递上一张面饼。  
“让利得名，让礼讨财……有让有得，方才为讨！嘿嘿！”

东讨米粮，西讨衣裳，黄土讨得，日月讨得。

侯四日夜奔波街头巷尾， 饿起来容易，这讨饭神通学起来，自也容易。

终有一日，侯四宁愿饿死，也不愿讨了，他不要温饱苟全，他要降龙神掌，他要武林公道。

而老叫化无奈长叹，自他碗中讨过三枚铜钱，放入自己碗中。

“为天下武林讨要公道，这要让出去的东西，可就不少了……”

他垫起了手中的破碗，三枚铜钱激射而出，砌入石墙。

侯四两眼放光，只要学会这暗器手法，公道可讨。

可那铜钱偏偏嵌入墙内，拔不出来。

而老叫化还说，这手法唯有铜钱可使，让侯四多去讨些铜钱回来，

讨来一枚，便教一次；讨得一天，便是一天……

1. 叫花鸡

“生前不曾见碗米，死后谁人来上坟？莲花落，莲花落……”

荣淳十六年冬，大雪，侯四在街边讨来几块黑炭，欢喜投入火盆之中。

以往每年冬天，都会有人如路边野狗一般，被冻死，被掩埋，被遗忘，去年，这种人特别多。

可今年，整条天街的小娃娃，都学会了向爹娘唱莲花落。

侯四说，唱这首歌可以讨到一顿毒打，或者讨来铜钱买糖，

而大多小娃娃都愿意在讨来买糖钱后，分侯四一枚铜钱。

所以，今年冬天，没有野狗死去，没有人被遗忘，侯四也顺利学会了老叫化的武功。

老叫化望向夜空繁星，笑了，四公子是个天才，误人子弟的天才。

可他没有去火盆取暖，而是向饭馆讨来一只叫花鸡，便拄着青竹杖，径直走向了天街尽头。

在那儿，是一年间之瓦解了整个武林的朝廷；在那儿，有的是温暖的火盆和醉人的烈酒。

1. 一队身披金甲的军士整齐踏步，走进了破庙。他们打着伞，接侯四去往皇宫。

而待侯四顶着漫天大雪，赶至天街尽头时，道路两侧，已然横列着无数的尸首。

首具尸体，便是当年谋划焚烧丐帮总舵的那位娘娘的人，他额上倒竖着一个鸡头，透颅而入；

随后是污衣派陈长老，身着朝服，口中塞着一只鸡腿，的确是被噎死的；

接着，则是一百六十名朝廷军士，或面生，或眼熟，均由鸡骨一击毙命；

而最后那人，雪太大了，盖住了面容，侯四不敢看。

“他本可杀了哀家，一报绝后之仇，可他却向哀家讨了一杯毒酒……”

皇宫内走出一人，肌肤似雪，目光似雪，她的阴影，并着漫天白雪，一起笼罩在侯四肩上。

而侯四则转身，瞪了回去。他说，老叫化讨要的不是毒酒，而是武林公道。

那人长叹，一只叫花鸡，如何讨得公道？如若公道这般好讨，又该由谁去给天下人公道呢？

侯四回道，乞儿可给，权贵可给，天下人可给。

雪没化，可那人的阴影却散了开去，她看了看地上的尸首，笑了。

“哀家从不相信武林，亦不相信天下人……可如今，哀家愿意相信侯家……”

当啷一声，那人取出一样物事，轻置侯四碗旁，正是老叫化让出去的那根青竹杖。

而侯四捡起青竹杖，将一首莲花落翻来覆去，唱了三个时辰，终向老天讨来一次天晴。

1. 降龙

“臭小子！吃只鸡都吃不干净，也不怕四爷怪罪下来，叫你饿肚子！”

荣淳十三年，先皇病逝东都，天后临朝摄政，其后六十年，河清海晏，天下太平。

世人皆道，先皇英魂护佑九洲，九洲龙气百载长存。

唯有边陲百姓知晓，每逢天灾兵祸，定有一帮义士，自五湖四海而来，扶贫济困，转危为安。

打头那人姓侯，手持青竹杖，却不使降龙神掌，大伙便不以盟主相称，只管他叫四爷。

而这四爷吃不得大鱼大肉，偏生喜欢吃老百姓吃的白面饼，还每次都吃得特别干净。

边陲军民便于口口相传中，让他与那灶王爷拜了把子，当了家家户户谴责浪费的米粮护法。

“哈哈哈哈！饭都没吃饱，还飞龙在天！飞个屁！”

可四爷却不大在意降龙神掌是否失传，亦不在意与谁拜把子，

只要龙游四海，九洲平定，他便继续让礼得财，潇洒度日；

可一旦龙颠蛇翻，民怨四起，四爷便会唱着莲花落，重返天街，向朝廷讨要某件物事。

文武百官，莫敢不从，便好似此人得了什么降龙之法，

亦好似他与那先皇龙气较量了一番，胜负已分，只留下一句：

“承让……”